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事表卷

二十九至
三十五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給事中臣溫常綾履勛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蔣錦城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九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吳晉爭盟表

晉用申公之計用吳以擣楚其後吳卒破楚入郢
至為患于方夏病齊及魯與晉爭長于黃池論者因
以咎晉之失計自啓門庭之寇其實非也晉欲制楚
則不得不用吳吳之所以橫不可制者咎在晉君失

政六卿各擅強權不復以諸侯為事失不在用吳也
何以言之楚之強天下莫能抗日者齊桓嘗欲攘楚
矣不得已而用江黃一會于貫再會于陽穀徐而興
召陵之師春秋詳書其事以美之然江黃國小而近
楚楚滅江黃而桓公不能救也是無益于制楚之事
而徒以速江黃之滅若吳則不然在楚之肘腋而力
足與楚相抗自成七年入州來楚內有吳鬻奔命不
暇遂不復加兵于宋鄭中國藉以息肩者數十年日

後晉復用向戌弭兵之說委天下諸侯南向而朝楚
晉亦偃然弛備無復有經營諸侯之心楚得肆其驕
橫爭長壇坫至靈王遂大會諸侯于申楚熄而吳熾
因遂踵其故轍是則吳之所以爭長黃池者由於當
日之玩楚而使楚得志非用吳之過也向使晉常修
悼公之業雖明知弭兵之說之不可卻而嚴兵以待
之楚人爭先則正辭以折之楚必俯首帖耳而不敢
動楚不敢動而吳亦無緣萌其覬覦烏有召吳而反

為吳病者哉且晉自昭十三年平丘之盟而後晉已失伯齊景欲嗣興而不能宋魯鄭衛皇皇焉無所依故吳得乘虛而爭伯中國就使天下不折而入于吳亦必折而入于楚吳楚于中國固無分也況是時晉政已移于三家天下久已無晉君子之責晉者謂急宜發憤自立速收三家之權必使先有晉而後可以制吳不必以前日之用吳為晉詬病嗚呼自古資鄰國之兵以集事鮮有不被其患者而能自強則無之

唐興嘗資突厥矣其後太宗卒擒頡利中興嘗資回紇
矣而卒恭順為國外藩彼所用者第一時之力而能自固
于根本之地故能有利而無害城濮之役文公嘗用齊秦曰
後秦雖搆怨而不能為晉病也且以桓公之盛未有能獨力
制楚者以悼公之用吳較之齊桓之用江黃其利害豈不較
然著明也哉余因撮其先後諸事都為一編使後之論吳
晉者有考焉輯春秋吳晉爭盟表第二十九

成七年正月成八年冬十成九年公會成十五年冬襄三年六月

吳伐鄭

月叔孫僑如晉侯齊侯宋十有一月叔公會單子晉

左傳吳伐鄭

會晉士燮齊公衛侯鄭伯孫僑如會諸侯宋公衛侯

鄭成

人邾人伐鄭曹伯莒子杞侯之大夫會鄭伯莒子邾

李氏廉曰此

左傳以其事

吳壽夢之二

伯同盟于蒲吳于鍾離子齊世子光

年也蓋自成

吳故

公二年楚申

案此時吳晉左傳是行也左傳始通吳已未同盟于

公巫臣奔晉

未通故鄭與將始會吳吳也此會吳之始雞澤

求通吳以罷

吳成而晉代人不至亦晉以諸侯

楚於是吳兵

之始明年即吳爭鄭此年之大夫為會

始及上國矣

謀會吳十五即謀會吳蓋之始

此為書吳之

年鍾離遂率晉知楚患之趙氏鵬飛曰侯已未同盟

始

諸侯佳會之方棘不欲更于時吳楚兩于雞澤晉侯

始

諸侯佳會之方棘不欲更于時吳楚兩于雞澤晉侯

始

諸侯佳會之方棘不欲更于時吳楚兩于雞澤晉侯

始

諸侯佳會之方棘不欲更于時吳楚兩于雞澤晉侯

始

諸侯佳會之方棘不欲更于時吳楚兩于雞澤晉侯

吳晉為一家
不復爭鄰矣
迨後楚患息
而吳日益強
橫遂爭長黃
池此時微吳
晉亦不能伯
必以通吳為
名禍者皆膚
末之見也

仇吳以益其
敵也而吳更
驕蹇不至至
十五年復親
往會之不聞
吳之來會故
書會以會以
殊之屈中國
以就蠻夷辱
也至襄五年
戚之會不復
殊吳矣蓋此
吳來聽諸侯
之好且受命
成陳晉伸縮
惟我駭遣吳

熾晉既抗楚
則不得不與
吳以奪楚援
李氏廉曰吳
之見經始于
鄭之伐盛于
州來之入晉
之通吳始于
蒲之欲會成
于鍾離之往
會

使荀曾逆吳
子于淮上吳
朱子曰襄公
之世晉悼公
出來整頓一
案此晉悼公
即位之三年
始謀通吳以
制楚也成九
年于蒲欲會
吳吳人不至
此年復不至
吳恃強大未
易役使也而

春秋大事表

卷

如屬國非復
前日景象矣
是故非用吳
不能制楚非
悼公亦不能
用吳

結吳抗楚後
來楚患稍息
此舉實為有
功較之齊桓
合江黃以伐
楚而卒至江
黃見滅者其
勝自百倍後
來黃池爭長
此自晉實不
競台陵之會
范獻子貪貨
而卒辭蔡侯
以破楚之大
功讓之吳以
致諸侯翕然

悼公能自強
不專恃吳吳
卒聽命不然
徒卑屈以求
之其不為王
黼童貫者幾
希

襄五年夏仲秋公會晉侯襄十年春公會襄十四年正襄十四年正哀六年夏叔

孫蒧衛孫林宋公陳侯衛會諸侯會吳月季孫宿叔還會吳于祖

父會吳于善侯鄭伯曹伯于祖老會諸侯之

道莒子邾子滕大夫會吳于

左傳吳子使子薛伯齊世卓氏爾康曰向

壽越如晉辭

子薛伯齊世

卓氏爾康曰

向

秋之末臣與

從吳耳不責

其後日之委

弱而反以通

吳為晉替此

所謂懲美而

吹塵也

許氏翰曰叔

還以吳在祖

故往會之始

結吳好也

春秋大事表

五

不會于難澤

子光吳人鄙

合十二國以左傳吳告敗

吳會者二然

之故且請聽

人于戚

會壽夢而于為吳謀楚故

後有黃池之

諸侯之好晉

命成陳也

得吳也晉得也范宣子數

不任其責也

人將為之合

左傳會吳且

吳則楚之右吳之不德也

案自向之會

諸侯使魯衛

杜氏預曰不

臂斷不敢議以退吳人

范宣子退吳

先會吳且告

師期

鄭議鄭則恐李氏廉曰晉

人之後吳屏

案成九年于

復殊吳者吳

吳之據其後之會吳此自

處蠻夷不與

蒲而吳人不

來會于戚

是後蕭魚之此以後吳不資

中國之盟會

至吳不聞有

案晉合十四

會卒得鄭不于晉晉亦不

至此已七十

辭來解且避

國為此會吳

叛者二十年能致吳至黃

年矣哀公懼

至十五年而

以強大而居

吳之力也張氏溥曰荆

池而兩伯並

不來聽命待

于末座僅先

楚地大人悍列矣

俱哀齊景復

諸侯之往會

屬魯之鄙人

楚喪故范宣

復諂事吳國

于鍾離其徂

耳且受戍陳

專與伯爭能

以周公之後

強可知至此

之命如屬史

敵之者齊秦

子執此為罪

不會蹶然不
安先期解釋
至秋即躬來
赴會且受奔
走戍陳之役
非吳之前倨
後恭以晉悼
能自彊故耳

然晉悼具有晉三大國而
降龍伏虎手已而齊國亂
段故日後會君弱秦以殺
于向吳告敗戰備晉反與
于晉范宣于楚合獨吳肘
數吳之不德腋之下盛氣
以退吳人蓋方厲晉一通
為吳用也後吳吳益致銳
世有受屬夷則櫻其勇師
之欺附反為出則議其後
之與師捍患楚畏吳偪無
勞民費財兵暇與晉較晉
連禍結而不始得從容收
可解者殆未宋陳伐秦鄭
闕此道也夫楚享伯功是

以退吳人蓋而甘屈外夷
能用之亦能為中夏偪黃
退之藉吳之池爭長非魯
力而仍不為之咎而誰咎
吳用最得制哉

會之親往會
之致吳責百
牢傲師伐齊
如同縣郵故
開門延盜宜
責魯而不宜
責晉晉之通
吳以制楚此

故晉三會吳
專以楚故非
得已也三駕
絕不用吳師
而楚師自屈
此悼公之知
權也

以毒攻毒出
于不得已且
楚患去而仍
能返吳之毒
所謂無病安
用藥元氣一
毫無損也魯
之通吳以求
媾可已而不
已此如服毒
自斃耳統觀
前後經傳情
勢瞭然見矣

哀七年夏公

哀十年公會

哀十一年公

哀十二年夏

哀十三年夏

會吳于郟

吳伐齊

會吳伐齊

五月公會吳

公會晉侯及

左傳公會吳

案左傳哀八年齊侯陽生

案左傳哀十年秋吳于使

于棠臯秋公

吳于于黃池

于郟吳來傲

使如吳請師

來復傲師伐

會衛侯宋皇

左傳公會單

百牢曰宋百

將以伐我是

齊是年春齊

會衛侯宋皇

平公晉定公

牢我魯不可

年秋逆李姬

國書帥師伐

會衛侯宋皇

吳夫差于黃

以後宋且魯

以歸嬖歸讎

我至是復會

瑗于郟

池

牢晉大夫過

及闞九年春

吳伐齊戰于

案左傳公會

公羊傳其言

不亦可乎景

辭師于吳吳

艾陵大敗齊

吳于棠臯吳

及吳子何會

伯曰晉范鞅

于曰昔歲寡

師獲國書及

于使尋盟于

兩伯之辭也

貪而棄禮以

人闞命今人

某某革車八

貢對曰盟以

趙氏曰據左

大國懼敵也

革之不知所

千以獻于公

周信若可辱

氏有單平公

故十一年之

從將進受命

也亦可寒也

而不可書于

經

君若以禮命

于君是年冬

公使歸國于

乃止吳徵會

者錄吳晉敵

諸侯則有數

使來傲師伐

之元寘之新

于衛衛侯會

禮而會如今

矣云云吳人弗聽景伯曰吳棄天而背本不與必致疾于我乃與之反自郤以吳為無能為也高氏閔曰吳欲伯諸侯魯先往會之家氏鉉翁曰晉衰而即齊景死而事吳趨利棄信春秋所惡也

齊而魯與師會伐夫吳豺狼也齊魯世好且新為甥舅吳本欲偕齊伐魯及齊辭師而遂舍怒伐齊魯不念齊之德而反致毒于齊不念甥舅之好而就豺狼之命致齊戕君以說魯之為魯亦可知矣

蘧裂之以立上將借強鄰也全師蹶齊之弱有以致之也

吳于鄭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人據此則夫差爭伯其威靈已及魯宋衛三國矣且其先已得陳蔡幾幾如楚靈之比而晉之君臣付若無異黃池爭長寶晉之痿弱有以致之也

賓主對舉酒自然單于無坐位故不書且經文有及字是兩伯之義分明也索辰陵于蜀于中楚雖主盟而晉不與于宋于魏楚雖先晉而未

有王人來益盟令黃池之會吳子為主晉定以奕世之伯魯衰以

以矜武功受
蠻夷之命而
結怨甥舅之
邦魯可謂知
恥也哉

周公之後皆
俯伏聽命于
壇坫之上且
天子使單平
公儼然臨之
曾不改正是
為蠻夷加一
勒印若今之
新班憲綱宜
然者是天下
大變自晉楚
爭盟以來未
之有也故聖
人特書晉侯
及吳子傲亦
兩伯以志世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九

變之極諱單
平公不書仍
侵先晉以存
夷夏之防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齊晉爭盟表

案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晏投壺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是時景公窺晉之衰已有互相爭長之志屬當平邱之會晉已不復能宗諸侯楚新斃于吳無復北方之志而吳亦未遽

爭衡于中國齊得于此時收名列辟得鄭得衛得魯
復得宋夫以齊之強承桓公之餘烈又當晉楚俱衰
之後因利乘便使能正魯意如之罪反昭公而君之
伸大義于天下此如順風而呼向遠不能代晉主盟
哉乃鄆陵之盟信子猶之讒卒佚天討且于晉則助
臣以叛君子衛則助于拒父三綱既絕猶欲軋晉
而求諸侯是却行而求前也卒之內不能正其家溺
意嬖寵耽樂忘禍廢長立少輕棄國本權臣乘間得

行篡弑數年之間遂移陳氏與晉爭疆卒與晉同整
嗚呼亦可悲矣孔子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所以起膏肓而拯廢痼者豈不深切著明也哉故自
鄆陵之會訖于景公之歿爭伯凡二十八年撮略其
傳著于篇輯春秋齊晉爭盟表第三十

昭二十六年定七年秋齊齊侯衛侯盟定八年冬衛定十年冬齊

秋公會齊侯侯鄭伯盟于于沙侯鄭伯盟于侯衛侯鄭游

莒子邾子祀許氏翰曰齊曲濮衛之盟叛晉速會于安甫

伯盟于鄆陵

許氏翰曰齊也晉定之季鄭獻衛靈叛

北氏預曰結

前此齊與鄭

左傳謀納公

也伯道藥諸而從齊齊可

高氏閔曰去

衛盟鹹盟沙

陳氏傅良曰

復志此蓋自

年二鄉侵衛

矣今而三國

此參盟也參

是中國無敵

皆為晉故而

所憚于晉矣

盟自齊桓以

會矣

士鞅又自帥

前此魯受命

來未之有于

陳氏傅良曰此

弱而吳越之

于晉而以兵

是始書以晉

特相盟也自齊

師侵之故二

加衛今而盟

之不復主盟

桓以來未之有

以固其謀

夾谷棄晉不

也晉不復主

于是再見諸

果能撫伯國

復顧矣然諸

盟而後齊專

侯無主盟矣

之餘業尊事

侯雖叛晉而

盟矣

王室輯寧諸

齊亦不能因

王氏錫爵曰

于鹹于沙齊

侯則桓公之

之復伯也

此舉蓋景公

景圖伯之始

功可復奈何

包藏禍心曰

假納公之大

事也是時天

包藏禍心曰

包藏禍心曰

義以為糾合王辟僭翩之以圖晉為事
之謀者也而難出居姑猶乎
卒不能納公景公不能仲
則爭伯之業勤王之義乃
止于如此矣
今日求之鄭

盟于鹹明日
求之衛盟于
沙皆疆人之
從我非心悅
而誠服也
李氏廉曰此
為齊景圖復
伯之始而鄭
實左右之自
是以後有盟
沙盟曲濮會

安甫盟黃會
牽會洮皆齊
鄭糾合之事
可與隱公初
年對看

定十二年冬定十四年五秋齊侯宋公哀五年秋九

十月癸亥公會齊侯會于洮月癸酉齊侯

會齊侯盟于衛侯于牽左傳范氏故杵臼卒

黃左傳晉人圍許氏翰曰齊案齊景于昭

杜氏預曰結朝歌公會齊宋魯衛崇獎二十六年始
叛晉也侯衛侯于脾亂逆謀動于為鄆陵之盟
上梁之間謀戈大義亡矣謀納魯昭以

汪氏克寬曰
此齊魯為盟
之終也固叛
晉之交而晉
不復能伯矣

救范中行氏

家氏鉉翁曰
自齊景圖伯
衛鄭魯既與
之同盟宋猶
未忍絕晉至
是及齊為此
會蓋始從于
齊也傳謂二
會皆謀救范
中行四國相
率而預于亂
世道至是一
變春秋降為
戰國景公亦
有責焉

圖伯距其歿
凡歷二十八
年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一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秦晉交兵表

賈生有言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北君臣固守以窺周室嗚呼此周秦興廢之一大機也考春秋之世秦晉七十年之戰伐以爭崤函而秦之所以終不得逞者以不得崤函惠公之入也賂秦以河外列城

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蓋自華陰以及河南府之嵩
縣南至鄧州凡六百里皆古虢略地桃林之險在焉
賂秦則晉之地險盡失蓋以空言市秦而實不與也
逮戰韓獲晉侯秦始征晉河東不二年復歸之晉春
秋當日雖天子所賜苟其民不服則亦不得而有隱
十一年王以盟向易為邠之田於鄭未幾盟向叛鄭
歸王王遷盟向之民于邠襄王錫晉以南陽而温原
之民不服晉況此時晉兵力尚強秦蓋知其力不能

有故索質子于晉因而歸之以為名耳逮穆公暮年
年老智昏越千里而襲鄭蓋乘文公之沒蕪滅鄭而
有之其地反出周晉之東使衰經之師不出秦將包
陝洛亘嶠函其為患且十倍于楚幸而嶠師一敗遂
逃竄伏其後迭相攻擊歷三四世終不能越大河以
東一步成十一年秦晉為成秦史顛盟晉于河東晉
卻隼盟秦于河西截然兩界如天塹之不可越使三
晉不分以其全力制秦秦終不敢東出周室何自有

窺關之漸哉余嘗持論謂晉獻公滅虢而周室無復
有西歸之計然使晉不滅虢虢必入秦而秦于周為
切膚之災于鄭成密邇之勢夫楚爭鄭而晉得以救
之者以楚去鄭稍遠而晉得陝虢庇鄭于宇下能聯
絡東諸侯以為之援也秦若滅虢則晉與鄭隔絕而
鄭在秦掌握中秦伐鄭而晉不能救也秦得鄭則周
室如累卵三川之亡且不待赧王之世故周之得以
支持四百年者以晉得虢略之地能為周西向以拒

秦也周秦廢興之故豈不重係乎此哉輯春秋秦晉

交兵表第三十一

僖十五年十僖十七年夏僖二十四年僖二十五年僖二十八年

有一月壬戌晉太子圉為春正月秦伯秋秦人晉人夏四月己巳

晉侯及秦伯質於秦秦歸晉公子重伐郟秦從晉侯與

戰于韓獲晉晉河東耳經不書案左傳秦伯楚人戰于城

侯經不書案秦征晉河師于河上將濮楚師敗績

左傳晉惠公東不二年而於晉侯曰求案秦自入春
之入賂秦伯即歸晉蓋秦諸侯莫如勤秋來未嘗與

以河外列城	知晉兵力尚
五東盡號畧	強河東之民
南及華山內	不心服故借
及解梁城既	質子為名以
而不與秦伯	歸之耳觀王
伐晉戰于韓	以蘇忿生之
獲晉侯用瑕	田賜鄭而盟
呂飴甥計得	向背鄭歸王
歸秦于是征	以晉文之兵
晉河東	力而陽樊之
案晉于春秋	民猶不服則
前滅韓即韓	秦歸晉河東
原之地獻公	之故可知已
以僖五年滅	
號所謂號畧	
是也而秦穆	

王且大義也	中國會盟征
晉侯辭秦師	伐此年首從
而下三月甲	晉攘楚文公
辰次于陽樊	之力有以致
夏四月丁巳	之也是故非
取太叔于溫	合秦不能勝
殺之秋秦晉	楚而非文公
伐都楚闔克	亦不能用秦
屈禦寇以申	
息之師戍商	
密商密降秦	
師	
案秦穆欲納	
王蓋欲東出	
以圖伯而晉	
辭秦師獨下	

以僖二年滅
芮築壘以臨
晉地號曰王
城自是秦晉
接壤王畿故
地為兩國戰
爭之場矣前
此晉封太原
為今山西太
原縣而秦收
餘地至岐亦
僅有陝西鳳
翔府之岐山
縣耳兩國相
距二千餘里
號鄭虞為環

不欲秦得分
其功甫賴秦
之力而即抑
秦使不得東
向秦穆必不
得志矣顧地
實限隔于晉
而重耳又梟
雄料不能以
兵力威之且
前好已結不
欲遽相圖乃
借晉之力以
伐郡都近武
關為楚之與
國穆公之意

峙河之東西
西周通洛陽
為千里甸服
呼歛相應秦
晉初非接界
兵爭何由興
是年秦征晉
河東蓋即魏
之故地桃林
之塞在焉使
終不歸晉晉
且不得霸秦
早虎視列國
矣

僖三十年秋
僖三十三年
文二年春二

以為不得干
晉猶可借晉
以南向圖楚
經營武關為
南出之門戶
耳其後于晉
無役不從雖
與晉結讎以
後文五年猶
與楚爭郢而
滅之不遽與
楚合秦之處
心積慮蓋如
此

冬晉人宋人
文三年夏秦

晉人秦人圍夏四月辛巳月晉侯及秦陳人鄭人伐人伐晉

鄭 晉人及姜戎 師戰于彭衙秦

左傳秦伯伐 晉濟河焚舟

左傳鄭使燭 之武說秦秦 敗秦于殽

秦師敗績

左傳伐秦取 取王官及郊

注及彭衙而 晉人不出遂

伯與鄭人盟 使杞子逢孫 楊孫戍之乃

秦晉兵爭始 彙纂曰胡傳 謂敵加于已

還以報彭衙 之役

自茅津濟封 殽尸而還

秦晉之隙始 此 秦七直至襄

晉八晉之伐 方伯不宜遽

與師與戰斯

言可謂闕于

秦伐晉二

之憾而從晉 國之伐然後

事情矣當時

周室衰微雖

告于天子豈

能止侵伐之

于城濮嗣後 止首尾歷七

盟于温于翟 十年

能止侵伐之

家氏鉉翁曰

秦史大事表

泉無役不從

家氏鉉翁曰

能止侵伐之

秦史大事表

五

至此忽然背晉文死而秦暴若謂告于
晉改圖雖因伯襲鄭蓋乘方伯則方伯
燭武之說實晉之喪其志舍晉而誰也
挾前日辭秦將以得諸侯必待告焉而
師獨下之懷非直為鄭滑後應則敵已
以為異日潛而已使稍不造其國都而
師東出可藉自覆秦將觀宗社墟矣
鄭為接應耳兵中原遂其秦伐晉一
是故東道主欲霸之心幸
一語適中其而文公有子
心曲此時雖發兵扼而北
未有圖鄭之秦亦疲敝
心而已萌圖庶幾幹父承
晉之志矣考而論者必

責其忘親背
惠是使晉衰

不為忘親事
楚之齊孝則
為東手就執
之宋襄矣論
者又以墨衰
從戎為非禮
然使晉襄身
不親則師必
敗楚攻其南
秦撓其西晉
之衰可立而
待豈小小利
害之比哉
彙纂曰胡傳
比先軫于杞
子其于當日

情理可謂頗
矣秦乘晉喪
踐晉境滅晉
切近之同姓
晉君臣豈得
晏然而已彼
固將繼先君
之志為子孫
之謀自取釁
之後秦不敢
越境而圖東
諸侯是穀師
之烈亞于城
濮而顧重營
之必欲晉襄
牽已絕之好

守居盧之節
坐視秦師馳
騁四境之近
盡諸姬而不
恤然後為孝
乎

文四年秋晉

文七年夏四

文十年春晉

夏秦伐晉

文十二年冬

侯伐秦

月戊子晉人

人伐秦取少

左傳秦伯伐
晉取北翟

十有二月戊

左傳晉侯伐
秦圍祁新城

及秦人戰于

梁

秦伐晉三
案秦伐晉以

午晉人秦人

以報王官之
役

令狐晉先蔑

經不書
晉伐秦四

號舉先儒多
以為罪秦即

戰于河曲

晉伐秦二
李氏廉曰秦

奔秦

胡傳晉取少
梁事不經見

彙纂亦主此
說孫氏覺謂

左傳秦為令
狐之役故伐

穆晉襄五年
之間交兵者
五止此

三十一

卷三十一

案左傳晉襄	固未可據	其易世相讎	晉取羈馬晉
公卒晉人以	案晉敗秦于	交兵不已故	趙盾禦之戰
難故欲立長	令狐秦未能	不稱其人彙	于河曲交綏
君趙盾主立	報復伐秦取	纂亦云穀之	秦師夜遁復
公子雍使先	少梁晉之罪	役蒙起自秦	侵晉入瑕
蔑士會逆于	益重矣孫氏	晉自方伯之	秦伐晉四
秦秦康公送	復謂晉自令	職所不容已	孫氏復曰秦
之懲前呂卻	狐之後不出	乃因是相讎	晉之讎既易
之難乃多予	師者三年其	連兵不已且	世而秦康晉
之徒衛穆羸	厭戰可見而	結楚為援向	靈猶尋舊怨
日抱太子以	秦不顧人命	輔晉以攘楚	殘民以逞故
啼于朝宣于	又起北徵之	今且附楚以	孔子自令狐
與諸大夫患	役故曰秦伐	謀晉致楚日	之戰不復名
之乃背先蔑	晉以狄之此	橫而中國受	其將帥
而立靈公以	蓋信經疑傳	其徹皆秦為	蘇氏轍曰秦
禦秦師曰我	以少梁之事	之殊不知殺	晉皆稱人以

受秦秦則實為不見于經之報復于文其亟戰罪之
也不受寇也也至程子謂四年晉侯伐也
敗秦師于令晉舍適嗣而秦已結案彙纂曰殺之
狐至于刳首外求君既而晉伐秦而秦戰秦不哀晉
先蔑奔秦士悔之正也秦不報至七年喪而伐其同
會從之不顧是非惟逆公子雍于姓晉未報秦
案據此則殺以報復為事秦且曰秦大施而伐其師
戰之怨已終故黜秦不書而近足以為故彼此有辭
至此欲解仇人蓋深許晉援已足以為故彼此有辭
結好忽然中人之能悔過一家忽然改師何義乎故
變乘其不意尤為不情之圖以德為怨春秋前舉秦
棄玉帛之歡論夫晉改立報復在常情號此則秦晉
而構兵戈之嗣君宜遣使自不能已且俱稱人蓋以
慘宜日後之如秦深自引秦之前後伐連兵構怨秦
報復無已也咎厚賂秦以晉多矣皆不晉皆在所賤
殺之戰襄公止其入此自舉號彭衙之而秦曲為甚

以國故不得情理宜爾遽役且云秦師也
不然此則出起兵戎長駢何獨于此狄衆諸儒皆以
于趙盾強臣逐北殺兩國之乎此蓋經報復報怨為
之私意置君之士卒舉兩文偶脫一人亟戰余前既
如奕棋之不國之和好此字與成三年辨之矣此復
定以大國之何義乎秦送鄭伐許昭十以稱人立義
約立儲之重公子雍謀出二年晉伐鮮夫春秋直書
視同兒戲出自晉非自秦虞同為闕文其事而義自
爾反爾起于也無端而喪黃氏仲炎以見豈以稱人
一朝露開自師辱國在秦夏五闕月為稱號稱師為
晉于秦無罪自不能默默此不易之褒貶乎如城
七十年之兵而已而可曰定論也詳闕漢戰書楚人
連禍結皆趙彼能改過吾文表敗書楚師其
盾一人尸之雖多殺士卒趙氏木訥以褒貶之義安
也
可姑忍以成晉靈雅子脩在乎
其義乎縱其先君之怒有

晉伐秦三

君能忍其士
卒有何罪乎
此皆欲曲成
狄秦舉號之
說故為此論
也

所不足責秦
康果能一言
自屈晉將怩
怩而奉事秦
乃責仇于孺
子致報復無
已故狄之其
不狄晉以晉
靈不足責也
迂曲已甚是
時權在趙盾
於靈公何與
靈公未立之
先且欲逆公
子雍于秦與
秦脩好秦多

與之徒衛亦
防晉有外虞
忽然改圖晉
亦自知理曲
非脩怨也乃
委曲以為秦
之罪此欲曲
成狄秦之說
竟抹去晉逆
公子雍一段
情事與殺戰
作一直看夫
過信左氏固
不可全撤却
左氏更無櫛
栢秦山孫氏

宣元年冬晉宣二年春二宣八年夏六宣十五年七成九年冬十

趙穿帥師侵月秦師伐晉月秦師白狄月秦人伐晉一月秦人白

崇左傳以報崇也遂圍焦伐秦

左傳晉欲求秦伐晉五左傳春白狄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故也

成于秦趙穿趙氏鵬飛曰及晉平夏會略狄土及維秦伐晉七

曰我侵崇秦秦晉自河曲晉伐秦魏顆敗秦師高氏閱曰晉

急崇必救之之戰于今七晉伐秦五于輔氏獲杜為盟主既執

吾以求成焉年無疆場之李氏康曰秦回鄭伯又不救

冬趙穿侵崇虞蓋亦厭戰自侵崇起蒙秦伐晉六莒故諸侯攜

秦弗與成爾趙穿無釁七年未已晉高氏閱曰此貳而秦人連

案秦晉自河而侵崇無損昏狄而結以

木訥趙氏病俱由此

狄伐晉

春秋大事表

十一

成十一年秦成十三年夏襄十一年冬襄十二年冬襄十四年夏

晉為成

五月晉侯帥

秦人伐晉

秦人伐宋以

四月晉侯帥

經不書

八國之師伐

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

報晉

十二國之師

左傳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

秦

師伐晉以救鄭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

經不書

伐秦

馬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顛盟

左傳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敗績

秦伐晉八

秦庶長無地

左傳諸侯之

晉侯于河東

厲公為令狐案秦自背令

經但書楚公

之取鄭也

秦以報櫟之

晉卻鞮盟秦

之盟而又召

狐之盟致晉

于貞帥師侵

役晉侯待于

伯于河西秦

狄與楚啟道

帥八國來伐

宋

諸侯之師以

伯歸而背晉

以代晉諸侯

秦自知其屈

高氏閔曰秦

進乘厲違命

是以睦于晉

而不報至

人與焉而削

晉師乃還晉

晉

案九年秦人五月丁亥戰
 與白狄伐晉于麻隧秦師
 晉不之報而敗績
 更與秦為成晉伐秦六
 晉侯先至則
 前侵崇之怨
 又已結局了
 至此秦伯不
 肯涉河歸而
 昔晉成又起
 一重公案是
 釁開向秦不
 在晉也

此已歷十七之者楚人率
 年茲復因晉秦故專罪楚
 悼三駕之績也
 欲佐楚以爭秦是時秦一
 鄭于理則不意結楚以仇
 順于勢則不為楚共王夫
 敵秦之罪大
 矣

晉秦景公妹
 為楚共王夫
 人故為楚伐
 晉伐宋晉未
 嘗開隙于秦
 而秦專佐楚
 猶夏是罪專
 在秦非晉之
 咎也
 此
 秦晉兵爭止
 案秦晉自僖
 三十三人為
 穀之師至此
 首尾共歷六
 十九年中間
 凡四大案穀
 戰一也為秦
 穆公襲鄭曲
 在秦今狐二
 也為晉趙盾
 距公子雍曲

襄二十五年襄二十六年

夏五月秦晉春秦伯之弟

為成 鍼如晉脩成

經不書

經不書

左傳是年五

左傳秦伯之

之

五

春秋大事表

十三

在晉侯崇三
也為趙穿設
謀求成曲復
在晉麻隧四
也為秦桓公
背令狐之盟
曲復在秦

月秦晉為成
如晉泚盟成
而

弟鍼如晉脩
成叔向命召
行人子貢行
人子朱曰朱
也當御班爵
同何以黜朱
於朝叔向曰
秦晉不和久
矣幸而集晉
國賴之不集
三軍暴骨夫
唯子貢道二
國之言無私
案是年脩成
即去年夏五
月之成也以

後未知其集
與不集至昭
元年緘出奔
晉昭五年緘
復歸於秦秦
晉之君亦莫
往莫來而兵
爭之事不復
見于經矣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二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晉楚交兵表

春秋時晉楚之大戰三曰城濮曰邲曰鄢陵其餘偏師凡十餘遇非晉避楚則楚避晉未嘗連兵苦戰如秦晉吳楚之相報復無已也其用兵嘗以爭陳鄭與國未嘗攻城入邑如晉取少梁秦取北徵之必略其

地以相當也何則晉楚勢處遼遠地非犬牙相轄其
興師必連大衆乞師于諸侯動必數月而後集事故
其戰嘗不數戰則動關天下之向背城濮勝而天下
諸侯翕然從晉邲勝而天下諸侯翕然從楚惟鄢陵
之勝鄭猶倔强至悼公而後服之故文公之伯務一
戰以勝楚悼公之伯務不戰以罷楚逮向戌為弭兵
之說而天下之大事去矣然此非獨向戌之罪也當
晉楚盟宋時天下尚多與晉而不與楚晉強而楚弱

使當時晉嚴兵以待楚楚必不敢萌先敵之志即楚人請之而晉正辭以折其銳不可則整軍而退帥諸侯以申罪致討于楚楚必不敢動乃趙武守匹夫之信以藩為軍惴惴懼楚之哀甲謀變以請先敵則聽以請晉楚之從交相見則聽叔向空為大言以自慰俾楚得執前言為要質魯宋諸國僕僕于楚之庭甚至楚虔驕橫執殺陳蔡之君晉猶恐瀆齊盟而卑辭請楚魯不敢發一矢相加遺趙武叔向豈非常日之

罪人也哉自弭兵之後晉之君臣偃然弛備不復以諸侯為事歷楚之邾敖靈平三世晉不能復出兵東向者四十餘年如病痿不能起至囊瓦不仁從楚之國悉起從晉晉合十八國之師自桓文以來所未嘗有而徒潛掠楚境以大功歸諸僻陋之吳而晉之伯業于是乎終矣嗣及六卿相軋日尋干戈至哀之四年晉人且執戎蠻子以歸楚儼然以京師之禮事之晉之為晉亦可哀矣哉輯春秋晉楚交兵表第三十二

僖二十八年僖三十三年文三年秋楚冬十二月晉文九年春三

夏四月丁巳冬十二月晉人圍江晉先陽處父帥師月楚人伐鄭

晉侯齊師宋陽處父侵蔡僕伐楚以救伐楚以救江公子遂會晉

師秦師及楚與楚師遇于江左傳晉以江故告于諸侯人宋人衛人

人戰于城濮經不書王叔桓公晉許人救鄭

楚師敗績經不書近楚前已服以救江門于左傳范山言

左傳楚圍宋左傳晉陽處從于齊桓而方城遇息公于楚子曰晉

宋公孫固如父侵蔡楚于楚自城濮之子朱而還君少不在諸

晉告急晉侯上救之與晉後亦不敢侵孫氏復曰先佚北方可圖

用先軫計合子使謂于上蓋晉文既歿言救江者惡狼淵以伐鄭

無以顯其一	侯蓋不如是亦歸	師而晉獨稱矣遂歸楚師	矣故三國書言曰楚師遁	一時之偉績退舍陽子宣	戰而霸可謂不如紂之乃	起而攻之一我悔敗何及	五年之間矣信半涉而薄	桓文之服楚上欲涉大孫	趙氏鵬飛曰乃駕以待子	癸酉而還財亦無益也	三日館穀及紂我老師費	師敗績晉師濟而陳不然	戰于城濮楚則吾退舍于	齊秦以拒楚曰子若欲戰
-------	---------	------------	------------	------------	------------	------------	------------	------------	------------	-----------	------------	------------	------------	------------

															襄公不能討
--	--	--	--	--	--	--	--	--	--	--	--	--	--	--	-------

前又請王師時而趙盾不	既遣先僕于正其嘗試之	而晉人勤之今狼湖之師	師至是圍江之烈尚存也	嘗遣一旅之國者以文襄	矜滅黃齊末年不敢窺諸	彙纂曰楚滅城濮以來十五	所滅李氏庶曰楚自	年秋卒為楚復疆也	之師乎故明孫氏復曰楚	圍解豈救患不及楚師	兵自救而江之大夫救鄭	伐楚欲其引子遠會諸侯	懸之急乃先鄭及楚平公	不帥師赴倒于危及樂耳	不能救江也	因公子堅公
------------	------------	------------	------------	------------	------------	-------------	----------	----------	------------	-----------	------------	------------	------------	------------	-------	-------

時之功也
晉大勝一

不戰而歸無
勝負

于後命上卿能防微杜漸
動大衆聲罪使之得志于
而致討非徒鄭復得志于
以孤軍塞責陳明年而有
已且傳稱門厥貉之次矣
于方城過息春秋重取之
公子朱而還其志楚莊伯
注謂子朱為事之權輿歟
楚伐江之師棄晉襄不能
開晉師起而正裔臣戡逆
江兵解故晉之罪扼楚之
亦還是處父凶鋒致楚日
亦未嘗無功肆四年滅江
矣三年秋書五年滅六滅
圍四年秋書蓼至此年加
滅蓋江近于兵于鄭而鄭

楚晉師還而服楚趙盾帥
楚師復出遂五國之兵不
致滅耳故晉及楚師不聞
之罪在于不其討楚更謀
能存江而伐服鄭禦城濮
楚以救江則之遺烈明年
未見其罪也而楚蔡遂有
業先儒皆責厥貉之次宋
晉之不能存公以先代之
江愚謂江黃後逆之且聽
國小而又近命道之田孟
楚非晉之兵諸至宋鄭之
力所能存也君為左右孟
為江黃之計中國諸侯掃
只宜如隨之地矣以後肆
服屬于楚而行無忌十一

不列于諸侯年而滅麋十
故終春秋世二年而滅宗
幸存况隨猶滅巢十六年
為漢東大國而滅庸無歲
而江黃更弱不并吞列國
小乃欲立異晉魯不敢發
從諸夏而與一矢以弑逆
楚為難大國之賊縱之使
之師朝出則如虎狼白晝
存夕入則亡攫人至滅庸
其能恃以久以後楚益強
遠乎其禍中大地連秦隴
于齊桓台陵窺周晉之後
之師合江黃遂至問鼎觀
以犄楚致櫻兵周疆矣此
楚之起如白豈特晉靈與

中雖不滅不趙盾之罪實
休雖有百晉由襄公不能
不能存也楚制之于始以
滅弦黃齊未至潰決不可
嘗救而晉兩救也易曰童
次遣將救之牛之牯元吉
并請于天王信哉此役晉
得稍延旦夕不及楚師無
之命其勝于勝負
齊桓遠矣論
者乃以齊桓
之合江黃比
之周武之用
微廬彭濮而
獨厚責晉愚
不知其何說

也然則春秋之書伐楚救江者何居曰聖人之意責晉襄之不能伐楚以正商臣弑逆之罪而區區于救江卒之江亦不能救為合其大而圖其細如會于澶淵宋災故一例爾使當日率天下之諸侯全師壓境

宣元年秋宋宣二年夏晉宣九年冬楚

宣十年冬楚宣十二年夏

誅商臣之為亂臣賊子者而更立賢君楚方聽命之不暇何暇圖江此所謂正其本而末自正也然亦只可救患于一時必欲保江之長存雖湯武不能也晉伐楚二無勝負

公陳侯衛侯人宋人衛人

子伐鄭晉郤

子伐鄭

六月乙卯晉

曹伯會晉師

陳人侵鄭

缺帥師救鄭

左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

荀林父帥師

于棐林伐鄭

左傳趙盾自陰地及諸侯

左傳楚子伐鄭晉郤缺救

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

及楚子戰于

左傳楚子侵

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

鄭鄭伯敗楚師于柳莠

家氏鉉翁曰

邲晉師敗績

趙盾帥師救

楚鬬椒救鄭

陸氏九淵曰

士會用偏師

左傳春楚子

陳宋遂會四

曰能欲諸侯

伐陳救鄭晉

無益于救鄭

圍鄭三月克

國于棐林以

而惡其難乎

之諸臣猶未

是歲鄭即楚

之夏六月晉

伐鄭楚為賈

遂次于鄭以

忌文公之伯

故畧而不書

荀林父救鄭

救鄭遇于此

待晉師趙盾

業春秋蓋善

耳

先殺違命乙

林囚晉解揚

曰彼宗競于

之

晉小勝一

師敗績宵濟

晉人乃還

楚殆將斃矣

鄭助晉敗楚

姑益其疾乃

終夜有聲

春秋大事表

七

去之案趙盾實畏
楚特為大言
以自寬且欺
衆耳此時盾
外與秦為仇
內謀弑靈公
植黨樹權之
不暇何暇求
諸侯為宋侵
鄭特為具文
以塞責謀國
如此何以當
楚莊方興之
敵哉
晉避楚一

呂氏大圭曰
鄭不堪楚之
屢伐而受盟
辰陵猶未純
乎從楚故微
事于晉晉既
不能有陳而
僅爭鄭則邲
之一戰晉楚
勝負之一決
也自邲之敗
而楚橫行莫
制矣
趙氏鵬飛曰
自春被圍六
月而後救何

成二年冬十成三年正月成六年冬晉成七年秋楚成八年春晉
一月丙申楚公會諸侯伐欒書帥師救公子嬰齊帥欒書帥師侵

蘇于救邲雖
鄭地而鄭圍
已解已服楚
矣縱敗楚師
于邲亦不能
復得鄭况復
為楚敗益楚
之勢而固鄭
之叛果何益
哉
楚大勝一

公子嬰齊會

鄭

鄭

師伐鄭公會蔡

十二國之大

左傳討邲之役也鄭公子

左傳成五年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

諸侯救鄭

左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

夫子蜀

左傳宣公使

使東鄙覆諸鄭伯如楚訟

鄭鄭共仲侯

晉小勝二

求好于楚莊

皇成如楚獻

鄭伯歸而使

鄭公鍾儀獻

王卒宣公薨

不克作好公

請成于晉十

鄭助晉敗楚

即位受盟于

死而鄭猶堅

二月同盟于

二

晉伐齊戰于

徒楚以敗晉

楚子重伐鄭

韋楚子重為

則楚之凶威

晉欒書救鄭

師

陽橋之役以

亦赫矣使微

與楚師遇于

師

救齊曰君弱

可

羣之勝齊秦

繞角楚師還

師

王卒盡行蔡更與楚合晉晉師遂侵蔡
景公為左許非特失伯而楚人救蔡禦
靈公為右丙巳
申盟于蜀蔡鄭助楚敗晉
侯許男不書一
乘楚車也楚
師及宋是行
也晉辟楚畏
其衆也
晉避楚二

成十二年夏
公會晉侯衛
侯于瑣澤

成十五年夏
六月楚子伐
鄭

成十六年夏
六月甲午晦
晉侯及楚子
子及諸侯伐

成十七年夏
公會尹子單
及諸侯伐鄭

冬公會單子
及諸侯伐鄭
左傳諸侯伐
鄭十月庚午

左傳宋華元	左傳楚將北	克合晉楚之師于棗曰新	成夏五月癸與晉盟而背	亥盟于宋西之無乃不可	門之外鄭伯乎子反曰敵	如晉聽成會利則進何盟	于墳澤成故之有楚于侵	也冬晉郤至鄭遂侵衛鄭	如楚聘且泣于罕侵楚取	盟楚公子罷新石	如晉聘且泣鄭助晉侵楚	盟十二月盟三	于赤棘	家氏鉉翁曰	晉楚為成關	繫不細春秋
-------	-------	------------	------------	------------	------------	------------	------------	------------	------------	---------	------------	--------	-----	-------	-------	-------

鄭伯戰于鄆	左傳春楚子	敗績	陵楚子鄭師	鄭伯戰于鄆	侯伐鄭楚子	救鄭六月遇	于鄆陵楚師	敗績射共王	中目楚師宵
-------	-------	----	-------	-------	-------	-------	-------	-------	-------

左傳鄭太子	楚頑為質于	楚楚公子成	公會諸侯伐	鄭自戲童至	于曲洧楚子	重救鄭諸侯	還	晉避楚二
-------	-------	-------	-------	-------	-------	-------	---	------

國鄭楚公子	申救鄭師于	汝上十一月	諸侯還	晉避楚四	李氏廉曰晉	自鄆陵以後	兵威非不振	而鄭卒不服	者以厲公無	服人之德也	姚氏舜牧曰	晉三假王命	伐鄭鄭卒不	服似無可書
-------	-------	-------	-----	------	-------	-------	-------	-------	-------	-------	-------	-------	-------	-------

畧而不書何也晉苟求安佚而楚實怙其疆大略無息肩之意後三年渝盟伐鄭無所恤也其後向戌復持弭兵之說為盟而長楚使列國諸侯僕僕楚庭其端實兆于此故瑣澤之會書法如此不與晉為此會

適晉入楚軍三日殺晉大勝二汪氏克寬曰前此未有諸侯助楚以戰者惟鄢陵之役鄭佐楚敵晉使無呂錡射目之勝則楚將依鄭為援長駟中原其害可勝言耶

春秋辭繁而不殺何也當時楚勢甚張且挾鄭為援睥睨列國不有晉厲假王靈以薄伐不知其憑陵當何如者雖伐楚不服不猶愈于縱彼肆行直入而莫之忌耶春秋不書晉之伐不書楚之救其與晉可知

也 晉楚為成一

襄二年公會襄九年冬公襄十年秋公襄十一年夏襄十一年秋

諸侯于戚遂會諸侯伐鄭公會諸侯伐鄭公會諸侯伐公會諸侯伐

城虎牢

左傳城虎牢

左傳諸侯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

冬戌鄭虎牢鄭

左傳諸侯伐鄭師于牛首鄭門于東門

鄭會于蕭魚

趙氏鵬飛曰

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之鄭及晉平衛孫林父侵十二月會于

城虎牢天下

俱蒙其安非知武子曰許楚子囊救鄭其北鄙六月蕭魚鄭人使

鄭所得專也

故不繫之鄭之盟而還師十一月諸侯會于北告絕于楚

蓋鄭入楚則

以救楚人吾之師還鄭而林觀兵于南呂氏大圭曰

矣

楚兵將橫行三分四軍與南至于陽陵門鄭人懼乃悼公再伯之宋衛之邾天諸侯之銳以與楚師夾潁行成秋七月道者莫如蕭下諸侯為之逆來者于我而軍鄭人宵同盟于亳魚以荆楚方不寧既城虎未病楚不能涉潁與楚人強子囊為政牢則虎牢非矣猶愈于戰盟樂壓欲伐鄭有兵出則乃許鄭成鄭師荀瑩不直指鄭郊非汪氏克寬曰可曰伐鄭楚特扼鄭之吭數伐鄭而不必救之戰而而且藉鄭以與楚戰使楚不克為諸侯屏楚是誠有疲于奔命而笑不如還也功于天下此莫能爭鄭既丁未諸侯之聖人所以不有以挫其暴師還繫之鄭歟狼之鋒又有嚴氏啓陸曰汪氏克寬曰以摧其憑陵諸侯伐鄭而齊桓說申侯之志桓文以鄭不下于是而與之虎牢降于斯為威乎頓兵虎牢

此三駕之二而凜然有悼晉之心雖或時出師徒以示不快而卒不能以陵駕北方者豈無故哉趙氏鵬飛曰鄭在楚則楚患深鄭不歸則兵不息必

未嘗以為北晉不戰

方之輕重迨悼公之興則近楚微國若江黃弦厲六蓼羣舒之類吞噬靡遺陳蔡許亦服役于楚而鄭以畿內大國又屈而從楚苟非扼虎牢之險則楚將越鄭而東蹂躪北方之境故虎牢之城不

為久駐計是時晉之計主于擾鄭而使自服故進無偏之之兵亦主于肆楚而使自疲故遇亦無勝之之意柔寨曰既城虎牢而不戍何貴乎城戍之所以庇鄭而抗楚三駕之績實本于此胡傳謂虎

得鄭以為外禦然後諸侯得以安枕然鄭君臣本晉有歸晉之心其服而復叛者以楚偏之不置耳悼公屢出而屢擾之楚知鄭終不能久為楚也數發應兵不勝其疲故亦置而不問而鄭亦決意事晉其後二

繫于鄭也
索此爭地勢
而不爭野戰
此悼公最得
要領處功高
桓文遠矣故
聖人許以安
天下之功而
虎牢不繫於
鄭也

牢繫鄭為罪
諸侯非也
此三駕之一
晉避楚五

十餘年鄭不
復叛而楚不
復伐寸兵不
折而鄭自歸
隻牲不插而
鄭不叛悼之
功豈不比于
桓文耶
此三駕之三
素自此至襄
二十六年悼
公已卒楚凡
三伐鄭而卒
不得志以蕭
魚之烈尚在
也其明年而

襄二十七年昭元年春正昭十一年季定四年三月

叔孫豹會諸月叔孫豹會孫意如會諸公會諸侯于

侯之大夫盟諸侯之大夫侯之大夫于召陵侵楚

于宋

于號

厥慙

凡十八國
左傳謀伐楚

趙武聽向戌弭兵之說天下諸侯俱朝楚楚日肆而晉魯不敢發兵以問晉楚之交兵息而伯業終矣

凡十國外齊	秦不交相見	邾滕私屬共	十四國	左傳宋向戌	欲弭諸侯之	兵以為名告	于諸侯皆為	會于宋楚令	尹請晉楚之	從交相見晉	人許之	晉楚為成二	崇自成十二	年華元為晉	楚之成未三
凡十一國	左傳尋宋之	盟也楚令尹	國請用牲請	舊書加于牲	上晉人許之	晉楚為成三	索自宋盟以	後自是五年	矣楚康雖未	甚猖獗而度	新弒立凶醜	久聞晉之君	臣魯不警備	方且治祀田	歸宋財日為
凡八國	左傳謀救蔡	也使狐父請	蔡于楚弗許	索晉楚以弭	兵為名今楚	用兵圍蔡晉	曷為不與師	責楚背盟而	顧卑辭請之	何也曰以晉	前日不討蔡	般弒父之罪	而楚得以討	罪為名也晉	曷為不討蔡
也晉荀寅求	貨于蔡使弗	得言于范獻	子曰楚未可	以得志乃辭	蔡侯晉楚交	兵止此	案齊桓台陵	之師會者八	國晉文城濮	之師凡四大	國而厲公駟	陵之戰乞師	魯衛魯衛未	至而獨勝楚	今乃合十八

年而楚即背不急之務至罪曰以蔡近國之諸侯凡
之賴明年厲是復會于競楚在楚之宇陳蔡鄭許頓
公即赫然發與豺狼作緣下晉一興師胡之舊屬楚
憤勝之郢陵凡楚所請許則嫌于背盟者悉轉而從
射其君中目于前日者今姑息隱忍以晉又臨以王
中國之威得日不得不許全弭兵之說人此時可以
以復振則楚此明入楚之不悟也噫向戌以滅楚而有餘
不可信兵不穀中而不悟也
可去已有明也
驗矣今平公
席悼餘烈向
成老奸復為
此舉曷不鑒
于前事以却
之即不能却
亦當約束與

為晉亦愚矣相爭漁翁得
一援手晉之矣語稱鷓蚌
熟視而不能俱弱而吳興
自囚于桎梏動此時晉楚
而食之而已強吳天下震
市上曰攬人之大功讓之
備繼豺狼于蔡侯以入郢
得以苟安弛貨弗得卒辭
弭兵為因晉乃苟面以求
也噫向戌以滅楚而有餘
全弭兵之說人此時可以
姑息隱忍以晉又臨以王
則嫌于背盟者悉轉而從
下晉一興師胡之舊屬楚
楚在楚之宇陳蔡鄭許頓
罪曰以蔡近國之諸侯凡
不急之務至

國之諸侯嚴
兵以待請交
相見不許請
先晉不許可
則盟不可則
退治兵如故
天下諸侯與
晉者衆楚必
不敢動奈何
以藩為軍中
楚人之計休
于衷甲之先
聲俯首帖耳
惟命是聽此
如涓城涇原
之盟適為吐

利今鹵蚌相
讓而漁翁亦
得利豈不可
怪耶

蓄所劫耳趙
武叔向好為
大言公然賣
國楚虔得藉
此為媒縱肆
無忌楚曰滅
國不為敗盟
晉一出師即
為真信坐視
諸侯之魚肉
以冀無失前
好此非特為
成之誤為成
而弛備誤之
也議者惑于
范文子之言

謂晉厲以勝
而致亡此乃
左氏以成敗
論人從厲公
被弑之後假
托文于此言
耳厲公之侈
不緣戰勝若
謂釋楚為外
懼則頃定之
時諸侯皆叛
矣其能得逞
者有幾吾見
其媮惰苟安
以至于盡耳
此皆儒者迂

闕之論也

卷三十二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三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吳楚交兵表

聞之敵在千里者患生于有象敵在肘腋者患發於
不虞楚以方城為城漢水為池天下莫之與抗而吳
卒入郢吳破楚勝齊敵晉威行於中夏而越以入吳
此如猛獸之畏鼯鼠巨木之畏蝸虫獨是吳自分封

以來數百年入春秋常服屬于楚至壽夢而遂不可
制說者謂此是申公巫臣教之似矣而猶未詳其利
害之實也余嘗究觀左氏而知吳地水行其性不能
以陸故其會晉也于蒲則不能至于鍾離而後至于
雞澤則不能至于戚而後至晉侯徵平丘之會吳以
水道不可辭哀九年倣師伐齊則先溝通江淮矣十
三年會晉黃池則闕為深溝于商魯之間矣是知吳
不能一日而廢舟楫之用也然以此與楚角則萬萬

不能勝何則舟楫之用在江湖而長江之險吳楚所
共楚實居上流故其用兵常棄舟楫之用而爭車乘
之利最其前後數百戰鳩茲之役則楚勝而吳之報
之也伐楚取駕朱方之役則楚勝而吳之報之也則
取楚棘櫟麻蓋舍其習用之技而常從陸路瞰其東
北以避楚長江直下之險當其舍舟淮汭自豫章與
楚夾漢也贏糧越險深入內地蓋用蔡人為嚮道而
又得子胥伯嚭報仇死戰之士孤軍單進轉戰千里

自非熟練車乘不能為用然後知巫臣之教吳其患
在楚數十年之後非止一時之疲于奔命而已也向
非巫臣教吳以乘車射御則楚軸轡之師從漢口順
流而下譬如屋上建瓴水而注之地而吳以舟師仰
攻勢必不勝向之甘于役屬者職是故耳夫吳之爭
州來也凡七十年三用大衆而後奄有其地蓋亦欲
去江路而阻淮為固扼楚咽喉為進戰退守之資故
日後以季子賢人撫柔之復遷蔡以實之其舍舟淮

汭直走漢濱蓋逆料楚瓦不仁勢必離散亦必先于
此用重兵屯守據險設伏為歸路計故楚司馬成議
悉方城之外以毀其舟還塞城口當日其計不行就
令得行而吳必有與敵以不可勝者不然吳之全軍
且如覆釜無噍類矣闕閭君臣豈肯出此萬死不顧
一生之計哉嗚呼古之善戰者常因地以制宜隨時
以適變吳舍舟用車而卒破楚晉毀車用卒而能勝
翟至戰國而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後世遂用為長技

而車戰且成古法不可用唐房瑄一用之而敗明孫
傳庭再用之而亦敗矣古今之世變豈可一律論哉

輯春秋吳楚交兵表第三十三

宣八年夏大成七年春吳成七年秋吳成十七年冬襄三年春楚

月楚人滅舒伐郟

入州來

十二月吳人公子嬰齊帥

蓼

許氏翰曰吳左傳申公巫
伯壽夢得申臣通吳于晉

圍巢

師伐吳

左傳楚伐舒公巫臣而為以兩之一卒左傳舒庸人左傳楚子重
及滑汭盟吳後兵連上國之一焉與其鄢陵也道吳至于衡山使
越而還 于是始見于射御教吳乘入圍巢伐駕鄒廖帥組甲

案是時吳越俱聽命于楚楚之所以橫行不可制也用吳制楚所謂使蠻夷自相攻而吾乃可以乘其間此趙充國制馭罕羌先零之至計又案楚莊欲爭伯中國首先滅庸庸滅而楚西北之患息矣次盟

春秋志入州來著十五國之所以會鍾離也項氏安世曰楚初主盟于蜀而吳已伐郢入郢之禍大矣兆于此黃氏仲炎曰吳郢相去本隔江淮二水而伐之者吳始大也

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吳入州來于重自鄭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高氏閔曰吳楚爭疆始見于此州來屬楚吳以兵入之著楚雖恃強而吳敢與之抗也

圍麇虺

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于重歸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此吳楚爭疆之始高氏閔曰楚始志伐吳吳與鍾離之會故也楚自鄆陵之敗其勢稍屈畏諸侯并力謀之而

吳越吳越就
盟而楚東南
之陳彌矣根
本既固然後
與強晉爭鋒
此孫叔敖之
謀也

嚴氏啓隆曰
州來迤北則
魯迤南而西
則楚吳得州
來可以窺楚
楚控州來可
以禦吳州來
吳楚之扼吭也
索東萊呂氏
曰晉通吳誠
足以病楚而
紓晉之憂然
楚病而晉亦
病借助于夷
狄未有不貽
其患者此蓋

吳乘其間故
先伐吳以張
其勢
索吳楚共長
江之險而吳
居楚下流仰
攻不能勝楚
故吳之用兵
常從淮右北
道鳩茲為今
太平府之蕪
湖縣此楚從
水道勝吳也
而吳之報楚
則取駕駕在
今無為州境

有鑒于宋金之事然晉之通吳未嘗受吳之病也襄十四年向之會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嗣後未嘗與吳盟會亦未嘗為吳興師何病之有晉之失伯乃晉自不競宋之盟使諸侯交相見召陵之役為

此從陸道前此巫臣未通吳以前吳不諳乘車之法不能陸戰故入春秋以來踰百年常役屬于楚至此乃得射御長技與楚角逐于中原平地楚既失長江上流之險不得堵截淮路以塞吳北來之衝至州

蔡伐楚而卒
辭蔡侯以致
吳得收破楚
之功而橫行
中國耳使微
前日之通吳
晉亦不能伯
必以通吳為
晉咎反任楚
之橫行而莫
制吳更役屬
于楚助其凶
戾乃為得計

來失而入郢
之禍兆矣此
吳楚用兵之
大畧也
楚克吳一吳
亦克楚一

襄十三年秋
襄十四年秋
襄二十四年
襄二十五年
冬十有二月

九月庚辰楚公子貞帥夏楚子伐吳秋楚屈建帥吳子遏伐楚

子審卒吳侵師伐吳
左傳楚子為舟師以伐吳
師滅舒鳩
門于巢卒

楚
左傳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功而還
左傳二十四年吳人為楚楚以報舟師

經不書
子囊師于棠楚無功一
舟師之役故之役門于巢

左傳吳侵楚以伐吳吳不索楚以舟師
召舒鳩人舒鳩巢牛臣曰吳

養由基奔命出而還于棠伐吳水道宜
人叛楚楚子王勇而輕若

子庚以師繼殿以吳為不取勝自以不
師于荒浦舒鳩啓之將親門

之養叔曰吳能而弗傲吳為軍政而無
子請受盟二我獲射之必

乘我喪謂我人自臯舟之功
高氏閔曰自鳩人卒叛楚門焉牛臣隱

不能師也必隘要而擊之
襄十一年楚令尹子木伐于短牆以射

易我而不戒大敗楚師獲
失鄭十四年之吳人救之卒

子為三覆以楚公子宜穀
伐吳自是舍及離城于疆楚勝吳三

待我我請誘吳勝楚一
春決天事表
六

之子庚從之案崇為江南鄭不爭又十請以私卒誘案巢即今廬
戰于庸浦大江寧府之六年而一再伐之簡師陳以州府之巢縣
敗吳師十四合縣此楚從吳急吳而緩待我從之乃此亦陸道而
年春吳告敗水道伐吳也中國也觀于以其私卒先吳子以輕身
于晉會于向故吳畏之而此而悼公之擊吳師吳師致敗
為吳謀楚故不出而楚自通吳具有功奔登山以望
也范宣于數以不做致敗于中國大矣見楚師不繼
吳之不德也趙氏鵬飛曰而貫道王氏復逐之傳諸
以退吳人楚康即位脩乃謂晉扶中其軍簡師會
案是年為晉先君之怨于國之諸侯以之大敗吳師
悼之十四年諸侯謂楚所制楚不忠其遂圍舒鳩舒
鄭已服楚已以不得志于功之不足以鳩潰八月滅
不能與晉爭北方者吳實悼公之會吳之楚勝吳二
而晉之用吳為之梗也故為無遠慮又案杜註離城
亦止此誰謂置宋鄭不問謂晉伯世用案杜註離城
通吳足為晉而首伐吳今夷是文襄之即舒鳩城也

患哉
楚勝吳一
又棠庸浦在
今江南無為
州此陸道也
而吳自以伐
喪不戒致敗

伐而未得志
故二十四年
復親伐之其
讎吳深矣

術齊桓不爾
噫是將以齊
桓之合江黃
為得計耶徒
使江黃見滅
而楚日熾台
陵之後楚滅
弦圍許縱肆
無忌孰若文
公之用秦悼
公之用吳城
濮蕭魚而後
猶得一二十
年之安枕也
是儒者之好
為大言耳

今在江南廬
州府舒城縣
境此亦陸道
而楚將帥以
善謀取勝

襄二十六年

昭四年秋七

冬吳伐楚

昭五年冬楚

昭六年秋楚

夏楚子秦人

月楚子以諸

經不書左傳吳伐楚

子以諸侯伐

遠罷帥師伐

侵吳

侯伐吳

入棘櫟麻以

吳

吳

經不書

左傳楚子伐

楚沈尹射奔

左傳楚子以

左傳楚子使

左傳及零婁

吳使屈申圍

命于夏洵箴

諸侯及東夷

遠伐徐吳

聞吳有備而

朱方克之執

尹宜咎城鍾

伐吳以報棘

人救之令尹

還

齊慶封而盡

離遠啓疆城

櫟麻之役遠

于蕩師于豫

楚避吳一康

滅其族遂滅

巢然丹城州

射以師會于

章而次于乾

王之世交兵

賴吳避楚一

來楚避吳二

夏洵越大夫

谿吳人敗其

凡五

案零婁在今

案棘在今河

會楚子于瑣

吳勝楚三

案零婁在今

案朱方為今

案棘在今河

聞吳師出遠

案乾谿在今

霍邱縣西南

丹徒縣此從

城縣南櫟在

啓疆帥師從

江南鳳陽府

此陸道吳所
嚴備故楚不
能取勝

大江直下水
道也楚居上
流吳所最畏
故不出兵交
戰而楚得以
殺慶封而乘
勢滅賴

今河南汝寧之遠不設備
今新蔡縣北吳人敗諸鶴
二十里麻在岍遂射之師
今江南徐州先入南懷楚
府碭山縣皆師從之及汝
楚東鄙邑比清吳不可入
吳從陸路出是行也吳早
淮右北道也設備楚無功
楚失其長江而還
之險矣故亦吳勝楚二
不能交戰而棄夏洶在今
築三城于淮湖廣武昌府
北以距之鍾江夏縣鵲岸
離在鳳陽府在今江南太
鳳陽縣巢為平府繁昌縣
今之廬州府大江中南懷

卷之四

春秋大事表

八

巢縣州來今汝清皆楚界
壽州俱屬江在今江淮間
南境索夏汭此從湖廣大
乃漢水曲入江順流直下
江處即今之至江南陳友
漢口也在湖諒乘虛持太
廣漢陽府城平之策也楚
東武昌府城宜勝吳而吳
西正當大別以設備故為
山下杜云吳吳敗
兵在東北楚是年越始見
盛兵在東南經為楚通越
以絕其後制吳之始

昭十二年冬
昭十三年冬
昭十七年冬
昭十九年楚
昭二十三年

楚子伐徐

吳滅州來

楚人及吳戰

人城州來

秋七月戊辰

左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來令尹子旗

于長岸

經不書左傳楚人城

吳敗頓胡沈

潁尾使蕩侯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

左傳吳伐楚陽句為令尹

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

蔡陳許之師

潘子司馬督許曰吾未撫

卜戰不吉司

昔吳滅州來

于鷄父

喜帥師圍徐力敗不可悔

馬子魚曰我

于旗請伐之

左傳吳人伐

以懼吳楚于子姑待之

得上流何故

王曰吾未撫

州來楚遠越

次于乾谿以楚避吳三此

不吉請改卜

吾民今亦如

帥師及諸侯

為之援十三平王初年欲

之吉戰于長

之而城州來

奔命救州來

年夏四月楚帥民以待時

岸子魚先死

以挑吳能無

吳人禦諸鍾

子弑于乾谿也使終守其

楚師繼之大

敗乎

離公子光請

楚師還自徐說何至一動

敗吳師獲其

乘舟條皇使

分師先犯胡

吳人敗諸豫亡二國之帥

隨人與後至

沈與陳必先

九

吳勝楚四靈
王之世交兵
凡五
案此從淮右
北道而楚有
篡弑之禍故
吳勝而楚敗

家氏鉉翁曰
州來是吳楚
中間要害處
成七年吳入
當撫而有之
又五十載復
以兵入而殘
毀之十九年
傳楚城州來
可見此時吳
尚不能有此

者守之謀而
整之以衆吳
公子光使長
鬣者三人潛
伏于舟側曰
我昨餘皇則
對師夜從之
三呼皆逃對
楚人從而殺
之楚師亂吳
人大敗之取
餘皇以歸
楚勝吳四
案長岸楚地
在今江南太
平府當塗縣

奔三國敗諸
侯之師乃搖
心矣諸侯乖
亂楚必大奔
從之戰于難
父三國敗獲
胡沈之君及
陳大夫舍胡
沈之囚使奔
許與蔡頓曰
吾君死矣師
謀而從之三
國奔楚師大
奔
吳勝楚五
案難父楚地

西南三十里
有西梁山與

東梁山夾江
相對對岸即

和州為吳地
矣此從長江

直下為吳楚
交界處所謂

我得上流也
故楚能勝

冬楚人城郢

昭二十四年

昭二十七年

昭三十一年

定二年秋楚

經不書

左傳楚囊瓦

冬吳滅巢

夏吳伐楚

秋吳侵楚

人伐吳

城郢沈尹戌

左傳楚子為

經不書

左傳吳人侵

左傳桐叛楚

曰于常必亡

舟師以畧吳

左傳吳子使

左傳吳子使

吳子使舒鳩

郢苟不能衛
城無益也杜
註楚用子囊
遺言已築郢
城矣今畏吳
復增脩以自
固

凡四	王之世交兵	吳勝楚六平	是而不及郢	姓之帥幾如	一動而亡二	沈尹戌曰王	滅巢及鍾離	邊人不備遂	吳人距楚而	及圍陽而還	帥師徙王	子倉及壽夢	犴勞王于豫	疆越大夫胥
山縣也窮水	霍山縣東北	案潛為楚邑	在今廬州府	楚避吳四	亂而還	王楚師聞吳	使鮑設諸戡	于窮吳師不	潛與吳師遇	右司馬驎帥	帥師救	帥師救	帥師救	楚伐夷侯潛
州皆楚邑	案夷在今毫	謂亟肆以疲	之也	吳避楚二所	也	用子胥之謀	章吳師還始	師救弦及豫	弦左司馬成	而潛帥	見舟于豫	于豫	于豫	氏誘楚人楚
謂多方以誤 吳勝楚七所 楚師于豫 冬十月吳軍 及潛帥于巢														

案楚從北道在今鳳陽府

出師故吳勝霍邱縣西楚

楚所築三城亦從北道出

俱為吳有為師

今廬鳳二府

之地得以憑

高而瞰郢城

矣

定四年冬十定五年冬十定六年夏四哀六年春吳哀十年冬楚

一月庚午蔡月楚子復入月楚遷郢于伐陳

公子結帥師

侯以吳子及于郢

都

左傳吳伐陳楚救陳卜戰

伐陳吳救陳

楚人戰于柏

經不書

左傳申包胥

經不書

左傳四月已

吉王曰然則

伐陳吳延州

左傳楚子期

舉楚師敗績

以秦師至大

丑吳太子終

死也再敗楚

來季子款陳

庚辰吳入郢

沂秦師又敗

于期又以陵

戰王有疾庚

君不務德而

左傳蔡侯吳

公婿之谿吳

楚國大惕懼

寘卒于城父

力爭諸侯民

子唐侯伐楚

師大敗吳于

亡于西喜曰

吳楚無勝負

退以為子名

舍舟淮汭自

乃歸楚子入

乃今可為矣

昭王之世交

務德而安民

豫章與楚夾

于郢

于是乎遷郢

兵凡七

乃還楚三

漢庚午陳于

楚敗吳五賴

于郢而改紀

其政

業楚之舊郢

柏舉夫繁王

秦得復國

其政

業楚之舊郢

在今湖廣武

以其屬五千

先擊于常之

在今湖廣武

昌府江夏縣

在今襄陽

卒楚師亂吳

師大敗之從

府宜城縣是

由南而北遷

楚師及清發

半濟而擊楚

由南而北遷

府宜城縣是

由南而北遷

楚師及清發

又敗之五戰
及郢楚子取
其妹季芊昇
我以出遂奔
隨

吳勝楚八楚
幾亡

哀十三年楚
哀十五年夏

公子申帥師
楚人伐吳

伐陳

高氏闕曰楚
畏吳之彊無
及桐汭
續經不書
左傳夏楚子
西子期伐吳

以避吳也亦
仍其名曰郢
楚避吳五

如之何故乘
吳之出會而
伐陳也

春秋吳楚柏舉之戰論

春秋吳楚柏舉之戰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
孔穎達曰小別當在大別之東蓋子常自小別與吳戰
退而至大別明其自東而漸西也高江村駁之曰以地
形考之大別在漢陽小別在漢川柏舉在麻城漢川在
漢陽之西北百七十里麻城在漢陽之東北與孔說正

相反蓋孔誤也余案高氏之言信矣獨是吳在東楚在
西楚子常三戰不能勝吳吳無緣有退歸而東之理故
孔氏有此臆斷然余嘗反覆考之而知其所由然也蓋
吳當淮汭即舍舟自豫章與楚夾漢漢即今之漢口淮
汭即今之壽州自壽州至漢口九百餘里懸師深入餉
道不繼此亦如齊莊公之伐晉入孟門登太行第欲蹂
踐其內地以矜威武耳此時非果有破都滅國之謀也
故其戰常且鬪且却欲退歸淮汭以收師而返傳云自

小別至于大別庚午陳於柏舉從小別至柏舉東移凡三百里則其志可知矣且司馬戍議毀舟而還塞城口世以為善計然余謂闔閭君臣不應獨愚至此古之善為兵者過險必令搜山沿途常為設伏一以防敵之選截一以為已之應援故亞夫之入滎陽也先使搜人於滄澠之間得之陽明之攻宸濠也先搜城外伏兵當吳兵平行至城口覩其地形阨隘料楚人必有塞斷以阻其歸路者必多置銳卒據險設伏以為歸師接應之計

故夫概請戰不許而日夜引楚兵近東意欲誘入伏中
還師合擊以取勝此闔閭本謀也至柏舉之戰夫概不
請命而以其私卒先死大破楚軍逐北千里幾至滅國
此則楚之失算亦屬有天幸而闔閭君臣萬萬計不及
此也然則小別大別之戰其自西而趨于東也復何疑
乎當日為楚之計者第當嚴兵固壘勿輕與戰淹至旬
日吳必倦怠欲歸正不必為毀舟與塞城口之計但以
重兵徐行駁之縱令過險待其爭舟而濟然後縱兵追

擊可以大勝故當日楚之失計在速戰尤在楚昭輕棄國本逃竄狼狽人心驚惶遂至宗社失守使子常雖敗而昭王固守郢都屹然不動徐令楚之城邑堅壁清野四面合援吳進困於堅城退無所得食楚之制勝亦可以百全惜當日子西葉公輩不知出此遂令吳得僥倖成功而當其決戰時固不料其能及此也但令整軍而退不至敗衄斯已矣嗚呼世之論者多據成敗已然之局故常為古人所愚故世常恨司馬之計不行為楚之

夫算而不知即行其計楚亦未必能勝吳又謂子常三戰不勝吳無緣退而東去而不知吳當日之戰事勢常患不能勝楚其卒能勝者天也其不行司馬之計亦司馬幸而得成其名耳就令其計得行而吳于淮汭必宿重兵城口必伏死士徒令偏師先敗以搖軍心耳不然子胥善謀豈肯以君臣陷入死地隻輪不返重為天下戮笑哉愚故因高氏之辨而竊料當日之成算如此若孔氏所云特膚末之見未可與語戰鬥之事也

春秋蔡侯以吳師入郢論

聖人經文皆是據實書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據左傳唐蔡俱從吳伐楚而經獨書蔡先儒謂蔡受楚毒最深善其能報仇雪耻故特書曰以乃余深考當日地里知吳之入郢全憑蔡為之鄉導唐不得與聖人亦第據實書而非有意于褒之也案吳楚俱澤國皆善水戰而楚地居上流吳常不勝故入春秋百年以來吳屈服于楚為屬國者職是

故也。連申公巫臣自晉使吳，教以乘車射御。吳始用陸道與楚角逐，而楚始駸駸患吳矣。楚既失長江上流之險，迺更于淮右北道築州來鍾離巢三城，以禦吳。吳于楚之水師，克鳩茲，克朱方，悉置不問。而第日擾于廬壽淮潁之間，逮克鍾離巢，而楚患始棘然。猶未敢懸軍深入也。至滅州來，今江南壽州與蔡密邇，蔡更道吳舍舟徙陸徙淮汭，即州來。歷光黃，逕義陽三關之險，至漢江北岸，與楚夾漢而陣。當是時，吳歷楚境一千一百餘里，深入苑

地亦未敢必能入郢故其戰嘗且勝且却收軍至柏舉

今湖廣麻城縣去小別漢川縣三百餘里適會楚瓦不仁人無固志而夫槩

身先死戰遂長驅入郢固屬有天幸而蔡之計謀亦毒

矣是時蔡以小國而聲震天下諸侯俱歸粟于蔡五年

楚復國即滅唐報怨而不敢動蔡者夫亦以蔡近吳有

吳以為之援故也則當日吳楚之赴告自必以蔡為兵

首魯史從而書之聖人亦從而書之而豈有意于褒之

也哉夫讀春秋者不知春秋之地理則不得當日之事

勢不得當日之事勢則無以見聖人之書法余因蔡侯以吳師一事而發明經文之據實書者如此夫蔡以弱小用吳覆楚而晉為盟主辭蔡不救而有事于鮮虞則又比事觀之而罪自見矣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四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吳越交兵表

世嘗恨吳王不聽子胥滅越致越卒治吳余以為不然吳之亡以驕淫黷武耽樂忘禍輕用民力馳騁於數千里之外雖徵越吳亦必亡若使守其四境和其人民任賢使能而增脩其政越雖切齒思報亦且憫

伏而不敢動動即滅國矣雖百越能為吳患哉且吳之會晉黃池聞有越師遑遽而奔歸也太子戰死國之不亡者如髮而越未嘗不與吳平此時若能效勾踐會稽之志則吳之封疆大于越國而吳之受創未至如會稽將見越能復吳而吳亦能復越猶越之國數勾踐背德之罪而戮之天下其孰敢議乃因循至十年之久再受越師卒迷不悟慶忌驟諫而至見殺則非越之能滅吳吳自滅耳嗚呼古今存亡之理雖

曰天命豈非人事吳嘗破楚入郢乃不踰年而楚卒
返國越一入吳而秦伯之後遂以不祀此又非特夫
差之過也楚能信任宗族其執政皆公子昭王奔隨
而子西為王輿服于脾洩以靖國人子期至身為王
以與吳其大臣多捐軀盡忠之士譬如百足之蟲至
死不僵矣向使夫差雖亡而夫概尚在其精于用
兵得吳旁郡邑而守之安見死灰不可復然而吳自
闔閭以來世疎忌骨肉王僚之弑掩餘燭庸逃竄無

所夫概有破楚大功而卒奔楚為堂谿氏盡斬其枝
葉而欲以孤幹特立于二千里之地故以吳之強而
越摧之如拉朽豈不哀哉為著其始終得失之故明
鑒戒焉輯春秋吳越交兵表第三十四

昭五年冬楚昭二十四年昭三十二年定五年夏於定十四年五

子越人伐吳越從楚伐吳夏吳伐越越入吳月於越敗吳

左傳楚子以經不書見吳左傳吳伐越左傳吳在楚

諸侯及東夷滅巢傳始用師于越也

于槁李

伐吳越大夫左傳楚子為也史墨曰不索吳以定四左傳吳伐越
常壽過帥師舟師以略吳及四十年越年入郢而越越子勾踐禦

會楚于于瑣
李氏庶曰此
為楚通越制
吳之始

驅越大夫胥
犴勞王于豫
章之汭越公
于倉歸王乘
舟倉及壽夢
帥師從王

其有吳乎越
得歲而吳伐
之必受其凶
高氏閔曰前
此越與楚于
代吳故始用
師于越而國
自是亡矣
宋氏鉉翁曰吳
方抗楚越議
其後自是吳
楚越不相為
下

即乘虛入吳
是年申包胥
以秦師至有
秦以犄吳之
前而復有越
以議吳之後
吳欲不歸得
乎

之陳于檇李
勾踐使罪人
三行屬劍于
頸而辭云云
師屬之目越
子因而伐之
大敗之闔廬
傷將指還卒
于陘夫差使
人立于庭苟
出入必謂已
曰夫差而忘
越王之殺而
父乎則對曰
唯不敢忘三
年乃報越

哀元年春正三月越及吳
哀十一年夏
哀十三年夏
哀十七年春

月吳敗越于平
五月越子朝
六月於越入
三月越子伐

夫椒
左傳越子以
于吳
吳
吳

經不書吳不
甲楯五千保
經不書
左傳吳將伐
單平公晉定
吳吳人禦之

告慶越不告
于會稽使大
左傳吳將伐
公吳夫差于
笠澤夾水而

敗也
夫種因吳太
齊越子率其
黃池六月丙
陳越人為左

左傳吳王夫
宰嚭以行成
衆以朝王及
黃池六月丙
陳越人為左

差敗越于夫
吳于許之伍
列士皆有饋
子越子伐吳
右句卒使夜

椒報檣李也
員諫不聽退
賂子胥懼曰
乙酉戰丙戌
或左或右鼓

遂入越
而告人曰越
是秦吳也夫
復戰大敗吳
諫而進吳師

十年生聚十
諫弗聽使于
師丁亥入吳
分以禦之越

年教訓二十
齊屬其子于
吳人告敗于
子以三軍潛

年之外吳其
鮒氏王聞之
王
涉當吳中軍

為治乎

賜之屬餒以冬十有二月而鼓之吳師
死將死曰樹吳及越平
吾墓橫槨可
材也吳其亡
乎

哀二十年冬哀二十二年

十一月越圍冬十一月丁

吳

卯越滅吳

左傳越圍吳左傳越滅吳
趙孟降于喪請使吳王居
食使楚隆通甬東辭曰孤
問于吳王吳老矣焉能事

王與之一篋君乃益
珠使問趙孟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四